

毛泽东家书



(豫)新登字 07 号

毛泽东家书

谢柳青 编著

责任编辑: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大 32 开 17 印张 38 万字

印数:001—10000 册

书号:ISBN7—80538—499—1/I·221 定价 13.8 元

《毛泽东家书》所及家人名录

(以目录次序为序)

文运昌	毛泽东的表兄
文玉端	毛泽东的七舅父
文玉钦	毛泽东的八舅父
文赵氏	毛泽东的八舅母
毛岸英	毛泽东的长子
毛宇居	毛泽东的堂兄
杨开智	毛泽东的妻兄
李 敏	毛泽东的长女 (贺之珍所生)
向振熙	毛泽东的岳母
毛岸青	毛泽东次子
文南松	毛泽东的表兄 (八舅文玉钦三子)
江 青	毛泽东的妻子
毛照秋	毛泽东的堂侄 (毛宇居之子)
李崇德	杨开智之妻
向明卿	妻舅
文润泉	毛泽东的表兄 (七舅文玉端次子)
赵浦珠	毛泽东七舅母的侄子, 毛泽覃发妻赵先桂的堂兄
陈国生	毛泽建的养女, 毛泽东的外甥女
毛远翔	毛泽东的堂侄

7634/29 23

毛远悌	毛泽东的堂侄
周文楠	毛泽东的弟媳，毛泽覃的妻子
周起鹗	周文楠的侄子
毛爱桂	毛泽东的邻居、族叔
贺晓秋	毛泽东姑姑贺毛氏之子，毛泽东的表兄弟
李 讷	毛泽东的次女（江青所生）
文炳璋	毛泽东的表侄（文南松次子）
毛泽连	毛泽东堂弟
陈玉英	毛泽东的家当年的保姆
孙 燕	陈玉英之女
刘思齐	毛泽东的大儿媳，毛岸英之妻
毛碧珠	毛泽东的堂兄
杨开英	杨开慧的堂妹
邵 华	毛泽东的次媳，毛岸青的妻子
贺子珍	毛泽东的前妻
杨开慧	毛泽东的发妻

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代序)

多少年来，我们已熟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形象，了解了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丰功伟绩。一部4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从开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末文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洋洋百万余言，所论所思，全是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多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震世的宣言文字领启文端后，紧接而下的是关于中苏建交、关于抗美援朝、关于肃反镇反、关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中华民族翻身独立的一生，是为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的一生。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这些文稿里，人们所认定的毛泽东的形象，就是这种领袖形象，是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巨人形象。

毛泽东当然是一位巨人，但是巨人也有常人

的情感世界。毛泽东是一位领袖，但他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中国式的领袖，在他的情感天地里，有着比常人更丰富，色彩更斑斓的世界。

随着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各种关于毛泽东的生平事迹、文献档案等资料渐次公布于世。当我们将毛泽东的一些书信，特别是他的家书分类整理并加以研究时，发现这是进入伟人情感天地的一个绝好的窗口。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爱国诗人杜甫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是用来形容家书的弥足珍贵和接获家书的万分欣喜。毛泽东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1937年，毛泽东接到表兄文运昌的来信，“快慰莫名”，十分“欢喜”，并即刻作复。其信直表心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同时他还希望能与韶山的亲人取得联系，让文运昌“有便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

1937年的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袖，那么在接获家书时所表现的那种狂喜，以及急切地想与亲友取得书信联系的那种心情，与常人是无异的。

作为血肉之躯，毛泽东本来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和常人一样，他同样也有父母兄弟、儿女媳婿，有三姑六舅、堂亲表戚。从社会角色角度看，他既要作人子又要作人父，为人之夫、为人之叔，为人之兄、为人之舅。不同的角色之间，构成不同的亲情关系。那么，在这个亲情网络里，既作为一代领袖、又作为各种具体“角色”的毛泽东，是怎样与他们发生联系的呢？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翻开毛泽东的家书吧。

—

1949年的秋天，是中国革命最大的一个收获季节。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你可以回忆天安门金水桥畔那人如海、歌如潮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假如你不是过来人，你可以想象经过了多少年的企盼才盼来了当家作主的这一天的人们普天同庆的喜悦。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的亲人们呢？他们是以一种什么样心情在祝福毛泽东的辉煌呢？毛泽东又是

以什么样的态度在对待亲人们的祝福呢？

这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来信：

润之表弟主席：

……大哉主席，巍巍乎，荡荡乎，德并禹汤文武，
风高宋祖唐宗，钦佩之至，瞻仰之至！

运昌不敏，体弱才薄，难并驰驱，前民国十六年春
为客武昌，揖别老表以来，契阔之情，时切暮云春树，
……天生大任，其卓绝登越，旋转乾坤，斯时斯人，正
所谓今时代的名世伟人……

对于文运昌的来信，毛泽东回信了，但没有
十几年前那种抑制不住的欣喜，而是显得十分理
智、十分克制。因为，从文运昌的来信中，他已
敏锐地感受到了在他的亲友中可能滋长的某一种
情绪。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1949年8月人民解
放军第四野战军138师的部分干部战士进入韶
山，韶山毛泽东的亲友们从解放军的口中得知了
毛泽东就是一国之主时，不少人便天真地认为今
后的天下该姓“毛”了，因而抱有不少的幻想。这
种幻想也程度不同地在棠佳阁文家（外婆家）、板
仓杨家等亲友中存在。于是便有各种各样的来信，
有要求安排工作的，有要求介绍求学读书的，甚
至还有要求得到某一“位置”的。

对于亲友们的这些来信及其想法，毛泽东都

能理解，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来京的亲友们说：“过去，你们都受了我的连累，吃了不少的苦，我毛润之是无以相报啊！”毛泽东对于他的亲友们是充满着深情的。他爱他们，希望他们生活得好，希望他们不断进步。这些“希望”，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有着特别的地位。但正因为爱他们，对他们的要求也就特别严。这从下面两件事可以见出毛泽东的态度。

第一件事是关于杨开智的工作安排问题。

杨开智是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的哥哥。湖南刚解放时，杨开智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能在北京给安排工作，并得到某一方面的“位置”。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给妻兄修书一封；“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配合平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①

第二件事是关于棠佳阁文家兄弟的骄傲情绪问题。

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写了一封信，反映文家

①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43页。

中有一些人因为是毛泽东的亲戚，“不大服政府管”的事。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非常着急，对文家亲友明言相告：“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他在因此事而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明确表明态度：“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所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①

“我是爱他们的。”——毛泽东这话不是句虚语，而是内心深处的一个表白。但毛泽东的爱，是一种严爱，是在严格的要求中体现出来的。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患有眼疾，后又不慎摔成重伤，要求来北京治疗。毛泽东收到堂弟的来信后，心里很不好受。对于毛泽连一家，毛泽东是别有一番特殊的亲情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血源关系近，也不仅是毛泽连的姐姐毛泽建曾经是他的继妹，还有众多的解不开的感情密码，不

^① 同上，第481页。

然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大病之后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之前，向女儿的这番嘱咐：“我快不行了，韶山还有两个叔叔……”这两个“叔叔”之一就是毛泽连。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毛泽连多病在身，这生活可怎么过呀？于是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堂兄，韶山的“宇居大哥”，调查毛泽连的生活状况。“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并要求毛宇居“查明见告”。不久，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回信，即从稿费中支出几百元钱来作为“泽连治病之费”寄出。毛泽东是这样的关心这位堂弟，但是，他不能让人产生似乎毛泽连想进京便进京的“特殊”感觉，对于毛泽连要求进京“养治”的要求予以了拒绝：“不要来京。”理由是“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便是在长沙的湘雅医院“诊病”，“也不宜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因为“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

由此可见出毛泽东对于亲友的爱护和严格要求。

二

毛泽东先后曾有过十个孩子，但长大成人了

的只有四个，即岸英、岸青、李敏，李讷。

对于儿女，毛泽东是十分怀爱的，这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身体、生活、心理、学习、工作，都是需要操心劳神的，毛泽东亦是这样。对于儿女们的每一微小的进步，他都能感受得到，并由衷的高兴。

在毛泽东的家信中，1947年10月8日给大儿子毛岸英的一封信，对于反映毛泽东的家庭观念，是一封很典型的信。在这封不长的信中，毛泽东几乎把家里的一切尽可能地告诉了儿子，充分表现了作为人父、人夫，作为一家之主的毛泽东对于小家庭的依恋，对于儿子亲情、家庭温情的珍视：

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他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

在这封信里，对“永寿”（即毛岸青）的想念、对李讷的舐犊之情，对岸英的关心和嘱咐，对自己以及江青的情况，毛泽东都有动情的交待。最后，毛泽东提醒道：“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多么心细和慈爱的父亲呵！

1958年2月，李讷患病，动了手术，而此刻江青又去了广州，大小事情，包括请什么医生、住什么医院、都是毛泽东自己安排确定的。手术后，李讷的伤口又受了感染，引起高烧到38度多。几天来，毛泽东忙于工作，又时时刻刻关心着李讷的手术，精神非常疲倦。加之连续两夜通宵未寝，到中午12点，他只好吃了几片安眠药，想借助药力好好地休息一下。但临睡前，仍是想到病中的女儿，以至处于“半睡状态”了的毛泽东又披衣起坐，为女儿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安慰因病而悲观的女儿：病情“已恢复正常”了，“可以放心”了。“这点发烧，应当是有的，完全正常。”并告诉她，你妈妈江青原是很不放心的，现在“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并且像是唬小孩又像是打气地说：“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同时，又抄录一首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一首，鼓舞李讷的意

志。最后，毛泽东又像哄小孩一样地对李讷说：“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是陪妈妈。”^①

这是一位多么可亲、可爱而又可敬的爸爸呵！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又慈爱地写道：“亲你，祝你胜利，我的娃！”

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那种情爱。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泽东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在每次写给他的书信中，总是对他有着特别的严格要求。早在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岸英和岸青写信时，便有这么一段话，十分地耐人寻味：“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毛泽东提醒岸英兄弟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

^① 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共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2月第1版第55~56页。

东对岸英的严格要求，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他希望他努力，好好地成长。为了锻炼他，毛泽东又派他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不幸的是，毛岸英在战场上不幸以身殉职。

当毛泽东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一时简直被击懵了。这丧子之痛，撕绞着毛泽东的心。好些天里，他几乎有些凄寒地独自吟诵着《枯树赋》的句子，以排泄那痛苦的情绪。

自从岸英牺牲的消息传开以后，毛泽东深情地对刘思齐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毛泽东确实把刘思齐当成自己的女儿了，这以后写给她的信，都是以“思齐儿”或“娃”或“女儿”相称的。

在儿女们的婚恋问题的操念上，毛泽东也象其它所有作父母的人一样，尽到了自己的一片心意。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两对儿女中，要属少时受过伤害的岸青困难一点，以至他在快37岁了，尚未找到合意的对象。对此，作父亲的也有些着急。有一次，他和儿子说话时出主意说：“你谈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吗？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是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

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毛泽东的这些话，句句饱含着作父亲的爱。

1960年，当毛泽东知道正在大连疗养的岸青与思齐的妹妹邵华有较多的交往时，作父亲的认为邵华是个好孩子，因而想促成儿子的婚事，便立即给大连治病的儿子去了一封信：“你的嫂嫂思齐和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他们。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后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和邵华（即信中的“少华”）在大连结成夫妻。

思齐是毛泽东的大儿媳，岸英牺牲以后，毛泽东将她认作了自己的女儿。思齐和岸英结婚时，只有20岁，但结婚刚刚一年多，岸英便牺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思齐的年龄也不小了。她自己似乎还不着急，毛泽东却为她操起心来，想帮助她早点找到称心如意的爱人，以了却既作为公公又作为父亲的一桩心事。她除了自己为思齐作介绍外，还托他人为思齐找朋友，终于都没有成功。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给思齐写信，让她拿定主意，再莫拖延：“女儿：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

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父亲”^①

多么通情豁达的父亲呵！

毛泽东爱儿女，也希望获得儿女们的爱。

1961年，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因病在家休学一年，次年复学后，又在北大继续学习。或者是因为休学的原因，学习压力比较大，一段时间没有给父亲写信，只是偶尔寄一张贺年片给父亲。对此，毛泽东情感接受不了。她爱儿女，也渴望着儿女们的爱，便写信询问女儿：“李讷，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写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最后，毛泽东几乎是有些恳求地说：“你给我来封信吧”^②。这是一方怎样地渴望着被爱的心田呵！

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① 同上，第63页。

② 同上，第64页。